

刘成纪 /著

形而下的不朽

汉代身体美学考论



人
民
大
版
社

形而下的不朽

汉代身体美学考论

刘成纪 /著

●人 文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装帧设计:周文辉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刘成纪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978 - 7 - 01 - 006122 - 1

I. 形… II. 刘… III. 人体美-美学史-研究-中国-汉代

IV. 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306 号

形而下的不朽

XINGERXIA DE BUXIU

——汉代身体美学考论

刘成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22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122 - 1 定价:3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两汉美学对身体的规定 (24)

 第一节 哲学的转折与身体的凸显 (26)

 一、西汉哲学的转折 (26)

 二、文化与社会特性 (31)

 三、黄老的省欲及目的 (35)

 第二节 何谓汉代的身体 (38)

 一、西汉前期的“全身” (38)

 二、完整的身体及诸构成要素 (40)

 三、“心”与五官百体 (44)

 四、身心与形神之关系 (48)

 第三节 形神骨相(一) (50)

 一、相术的背景 (50)

 二、《淮南子》论“形神” (52)

 三、贾谊论“形神” (56)



四、四体、眉睫与眼睛	(61)
第四节 形神骨相(二)	(66)
一、王充论命相与骨相.....	(66)
二、王符论骨相	(70)
三、历史成因及影响.....	(72)
第五节 活身、治身与修身	(77)
一、身体本位主义	(77)
二、《淮南子》论治身：养神与养形	(83)
三、汉儒的“修身”及审美意义.....	(91)
第二章 汉代美学中的身体与世界	(103)
第一节 身体经验与世界经验	(104)
一、身体与世界的一般关系	(104)
二、音声形貌与地理环境	(109)
三、《淮南子》论人在自然中的位置	(112)
四、经验的逻辑与想象的逻辑	(116)
第二节 身体的形而上起源	(121)
一、创生神话与身体的起源	(121)
二、气化论与身体的起源	(126)
三、气化论与人体的形成	(130)
四、身体的形而上学	(134)
第三节 天人相副与天人感应	(138)
一、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同体	(138)
二、董仲舒论“天人相副”	(144)
三、董仲舒论“天人相感”	(148)

四、王充的质疑	(154)
第四节 被身体建构的世界	(158)
一、作为美学命题的天人合一	(158)
二、身体的规律与世界的规律	(160)
三、作为身体映像的自然和艺术	(163)
第三章 汉代美学中的礼乐服饰	(168)
第一节 身体与礼容威仪	(171)
一、叔孙通制礼	(171)
二、汉礼的特点	(175)
三、贾谊论帝王礼容	(180)
四、汉礼中的“隐”	(184)
第二节 身体与乐及歌舞	(189)
一、汉代音乐状况	(189)
二、乐由心生与心音相感	(194)
三、音乐的功能	(198)
四、音乐向歌舞的生发	(202)
第三节 身体与服饰	(206)
一、服装与权力	(206)
二、贾谊的服装政治学	(209)
三、董仲舒的服装哲学	(214)
四、服色、服制与自然	(219)
第四节 全能身体的形成与解构	(223)
一、全能的身体	(223)
二、礼乐服饰与造人的歧途	(226)





三、理欲冲突与礼乐制度的危机	(231)
四、东汉以后的新趋势	(235)
第四章 身体的死亡与对死亡的超越	(238)
第一节 身体的死亡与处置	(240)
一、薄葬与裸葬	(240)
二、汉代的厚葬	(247)
三、儒家葬制面临的问题	(251)
四、汉儒围绕葬制的争论	(254)
第二节 形而下的不朽	(258)
一、儒道不朽观念的歧异	(258)
二、神人、真人与仙人	(261)
三、汉代的神仙信仰与实践	(265)
四、汉代道家的方术	(269)
五、《太平经》的成仙之路及审美特性	(273)
第三节 对身体不朽的驳难	(278)
一、儒道的神学化与扬雄的批判	(278)
二、桓谭论人的必死性	(283)
三、王充论神仙之虚妄	(289)
四、王充对成仙的否定及哲学后果	(294)
第四节 身体问题在汉末的敞开	(298)
一、汉代思想状况及东汉末年的变化	(298)
二、荀悦的理论进展	(301)
三、长生理想的破产	(305)
四、佛教的出现	(309)

五、佛教的彼岸与死亡问题的终结	(316)
第五章 两汉身体观对魏晋美学的开启	(319)
第一节 汉代察举制与人物品藻(一)	(322)
一、视觉政治	(322)
二、以貌取人	(328)
三、天根与形容	(337)
第二节 汉代察举制与人物品藻(二)	(346)
一、以名取人	(346)
二、人物品藻	(354)
三、身体与制度	(363)
第三节 身体的死亡与魏晋风度	(372)
一、厚葬与薄葬	(372)
二、裸葬与裸体	(381)
三、游仙与炼丹	(388)
四、药与酒	(398)
第四节 身体的不朽与魏晋文学艺术	(408)
一、从人的不朽到文的不朽	(408)
二、人体与文体	(417)
三、书法	(430)
四、绘画	(437)
余 论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身体及其映像	(448)
一、关于身体的哲学和美学定位	(449)
二、身体与世界的同质与互化	(453)





三、作为身体映像的自然	(458)
四、作为身体映像的艺术	(464)
参考文献	(471)
后记	(475)

导言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西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甚而言之，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就是借助西方的理论方法、话语方式对本土思想资源进行重新阐释和现代改造的历史。这一工作，起码可追溯到王国维以康德解“古雅”，以叔本华诠释《红楼梦》。此后，胡适之于杜威，冯友兰之于新实在论，宗白华之于德国浪漫派，朱光潜之于西方现代心理学、直觉主义，当代中国学术之于马克思主义，已是学界耳熟能详的事实。可以认为，今天所谓的国学，凡涉及思想内容和理论方法创新者，无一不受到西学影响；所谓中国学术的现代转换，其本质无非是用西方话语为中国传统重建当代的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治中学必自西学始”，就成为当代中国学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了。

1918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①从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1918年至今,中国是否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新哲学,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改造之功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传统国学有宋学和汉学、经学和诸子学之分,这种分类法明显是基于阅读经验和传统意识形态的,与西方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知识分类方式相比,具有明显的非科学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西学的传入,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自觉,也不会有现代形态的哲学和美学。与此相关,我们今天用来描述中国传统思想的语词,也并非属于传统本身,而是来自于对西方相关语词的对译。比如,“宇宙、革命、经验、经济、文化、物理、上帝、因果、真理、事实、社会、宗教、选举、组织等等。虽然古已有之,我们却不可把它们视作原有的中国词,因为我们今天通常不在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是像新造出来的移植词一样,主要是在它们用来对译的外文词的意义上使用它们。”^①由此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情形,即:当代的中国学术研究虽然使用汉语,研究古典问题,但由这些移植词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却意味着现代汉语写作是一种“准外语写作”。所谓的“国学”,已经从语言这一最基本的层面,与传统拉开了距离。而这种更规范、更富逻辑性的语言方式,明显比基于经验性常识的传统话语更易辨明真理。

用西学分类法重新规划传统学术资源,用现代的“准外语写作”再现古典的思想景观。这两种方式在当代得到的评价是毁誉参半的。比如,传统中国学术向来文史哲不分,“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一切思想的共同目的。这样,学术分类的过

^① 陈嘉映:《移植词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报》2005年2月3日第5版。



程就明显成了对一个有机的思想统一体进行肢解的过程。一部《易经》，有人从中发现了哲学，有人发现了美学，有人发现了自然科学，无限的发现衍生出了无限的学科，但《易经》本身却往往在这种多解不一中被遗忘了。这就是人们一般批评的“歧学亡宗”、“歧学亡道”的现象。现代逻辑化的“准外语写作”也是一样：一方面，它避免了面对任何研究对象讲不出道理的尴尬，但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到底是不是切中了古人的“真意”却是同样必须思考的问题。

现代国学研究借鉴西方的第三种方式，是依托西学提出的问题重新观照中国传统。它的意义在于，使一些因研究视角和方法限制而长期遮蔽的哲学和美学问题，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被发现。这就是胡适所讲的中西学术的互相印证、互相发明。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方式是有传统的，如自晋代支遁到唐代成玄英，开启了援佛入《庄》、庄禅互解的庄学研究方式，确实为庄子研究开了新境界。^① 在现代，这种借异域文化重新解释、发现经典价值的工作达到了新的水平。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曾借《墨子》的现代阐释为他的“西学的”中国哲学史进行辩护——“《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近几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几何算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有几何算学的道理。后来有些人懂得光学力学了，方才知道那几篇里又有光学力学的道理。

^① 如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云：“庄子逍遙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遙。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后来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学心理学了，方才知道这几篇里又有名学知识论的道理。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从胡适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虽然西方理论和方法会使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产生“削足适履”的不适感，甚至一些新解在国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眼里纯粹是对经典的附会和玷污，但有一点又是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即：它发现了经典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可解释性，使传统从被保护的遗产转化成了生发新知、向现代敞开的资源。同样道理，当我们从孔子那里读出了当代社会的普世伦理，从庄子那里读出了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这时的经典，明显已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从以上分析看，所谓的国学就是一个不断形成、因时而变的概念；所谓的国学发展史，就是不断有新命题加入，从而使经典在重新发现中被赋予新义的历史。在当代，这种新命题的出现以及对经典意义的重新认识工作，一方面可立足于学者当下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则不能不重视西方学术所体现出的强大创造能力。可以认为，中国现代学术在没有形成独立的话语方式、理论体系之前，用西方智慧激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仍是我们相当长时间内必须着力而为的工作。陈寅恪先生在 1932 年指出：“窃以为中国自今日之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①今天，重温陈寅恪的话依然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中国

^①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学术的真正独立和成熟,于当代学者而言,依然是悬于未来的目标。而中与西的相互印证与发明,依然中国学术在真正的“受命”者出现之前必做的工作。

二

本书以汉代美学中的身体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离不开上面言及的背景。在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中,对身体的思考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就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和美学史研究而言,这方面的成果却至今几近阙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相关理论作为先导。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所谓的哲学和美学史,无一不是用先在的逻辑框架对历史资料进行重新梳理,无一不是用既成理论对历史思想资源进行重构和反观。从这种情况看,没有当代身体哲学和美学理论的自觉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就不会有对身体历史的有力揭示。而中国哲学史和美学史中身体的阙如,关键在于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研究缺乏身体的理论维度。

所以,在研究中国两汉美学中的身体问题之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重复 20 世纪几代中国学人曾走过的路,即:从西方哲学和美学中寻找理论的启迪和支持。

在西方,身体美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引人关注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以下背景密切相关,即:在后工业时代,人越来越丧失其精神性,由理性主体蜕变为物质和欲望主体,而身体当然也就成了这种新型主体的直观表现形式。关于人存在的身体性,当代审美文化在诸多方面有鲜明的展示,如艺术领域的行为艺术和人体艺术,文学领域的身体写作和下半身





写作,日常生活领域的人体彩绘和人造美女,等等。作为对这种文化和生活现象的理论回应,当代美学家看到了重构当代新型人学观的可能性。比如,按照传统,身体标明了人作为动物存在的维度,彰显了人作为肉体存在的感性的侧面。所以,对身体的肯定就是对人的动物性的肯定,对感性的重视就是对人属灵或理性侧面的忽视。从这种特点看,身体美学是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中心主义或灵魂至上论截然对立的,它的出现是对西方传统人学价值原则的解构。这种解构包含着一种重构人学理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可能性,即: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它戳穿了人用理性、灵魂围绕自身制造的神话,以人存在的有机整体性代替了重灵轻肉的传统,从而填平了经典哲学在人体内部制造的意识形态鸿沟。在人与自然之间,它肯定人首先是一种肉身性存在,也就等于肯定人首先是自然存在,这样,人对自然对象天然的统治权也就让位于双方在最基本层面的平等,从而为建立一种更符合公正原则的人与自然关系铺平了道路。

从身体美学在西方的历史发展看,它的源头有两个,一是近代实验心理学,二是由对笛卡尔的批判而出现的身体唯物主义。前者源于西方的医学解剖学:从18世纪阿尔布莱希特·冯·哈勒的《人体生理学纲要》,到19世纪以后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威廉·詹姆士的机能主义心理学、约翰·B·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发展的过程就是对灵魂证伪、肯定人作为身体存在的唯一性的过程。后者可追溯到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和狄德罗的《泄露隐情的宝石》,他们的一个共同信念就是将超越性的灵魂重新放回人的身体内部,视灵魂为

人肌体组织的一个构成。此后,真正将身体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命题提出来的是尼采。他的《权力意志》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在解构上帝、灵魂、理智的同时,恢复了身体与大地的意义。^①与尼采启示录式的表达不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则赋予了身体美学更加理论的方式。在《知觉现象学》中,他要求将本质放回存在,要求以关注人存在的现实性代替本质分析的抽象性。在他看来,最能标明人存在的是人的身体。由此,他提出了“身体—主体”(Body-Subject)这一概念,认为应该将心灵的根源放在身体之内,放在世界之内,即身体和主体是同一个实在。^②

近 10 多年来,西方的身体哲学和美学研究有以下一些值得关注的进展。其中,一是乔治·莱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身体哲学:基于肉身的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一书中指出,人的精神活动是身体固有的,抽象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身体经验的隐喻。由此,以人为主体建构的世界,实际就是身体及其感知经

① 如尼采说:“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的名称。”“健康、完整而方正的肉体,说话当然更忠诚些,更纯洁些;而它谈着大地的意义。”“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等等。参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第 29 页—33 页。

② 如梅洛·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中指出:“我就是我的身体。”“身体并非在所有人的一个客体,它经得起反思,而且可以这么说,它保持着与其主体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晦涩难懂,却又整个地赢得了感性世界。”见《眼与心——梅洛·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39 页。





验的延伸。^① 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但论证了思想的身体性,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世界作为身体隐喻的属性。这种观点明显是对梅洛·庞蒂“身体—主体观念”的进一步拓展,即:人的身体不仅构成了人思想意识的核心,而且也进一步形成了人关于对象世界的观念图景。二是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实用主义美学》(*Pra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提出了建立身体美学的设想。他声称,自己的设想“受到了中国哲学和其他亚洲哲学的鼓励”,“与统治绝大多数欧洲哲学的观念主义对身体的忽视不同,中国哲学展示了对身体在人性完善中的作用的深深尊重”。^② 舒斯特曼的这种看法是有启发性的,它让人预见到将身体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研究对象的可能性。三是必须提及的是我的挚友、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梅伦·博塞维奇先生(Miran Bozovic)先生。他的《绝对的盲点:早期现代哲学中的凝视和身体》(*An Utterly Dark Spot: Gaze and Body in Early Modern Philosophy*),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系列丛书《身体理论:文化唯物论的历史》(*The Body, in theory: History of Cultural Materialism*)中的一本。这本书的重要贡献是将关于身体的共时性理论探讨转向哲学和文学艺术历史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重新审视为身体建立一个独

^①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10 East 53rd St., New York, 1999.

^②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版,第5页。